汉英“血(blood)”隐喻词簇异同及其体认语言学

——文化脚本理据阐发

孙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隐喻是一种人类通用而不自知的认知方式, Lakoff 和 Johnson 于 1980 年发表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标志着认知隐喻的诞生。身体是人类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起点和基础, 以此产生的人体隐喻贯穿着人类认知构建的始终。血/blood 是人体组成重要的营养物质, 以此为源域的隐喻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均广泛存在。本研究利用 CCL 和 COCA 语料库对涉及“血(blood)”及其隐喻词簇的语料进行收集, 以体认语言学为理论依据, 归纳总结汉英血液隐喻相同之处, 并结合文化脚本进行跨语言比较与分析, 得出汉英血/blood 隐喻具有包括亲属关系、残忍暴力、辛勤劳动、颜色、情感、人物与盟誓在内的七大相同意象, 以及词素搭配、投射范围、使用频度等方面文化脚本的精细差异, 并借此探究汉英语言中血/blood 隐喻生成机理。

关键词: 认知隐喻; 血隐喻; 汉英对比; 体认语言学; 文化脚本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3)01-0031-12

0 引言

隐喻是一种人类重要的认知手段。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 Lakoff 和 Johnson(1980: 3)指出:“隐喻不仅在语言中,也在思想和行为之中。”我们通常依赖的概念系统以及思考和行为的依据在本质上都是隐喻的。人的身体作为认知源域,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大量素材和原料。人体自身器官的认知半径最短,最容易成为认知的起点和其他事物的参照体,因此适用范围最广,表意最频繁,词意发展机会最多(孙毅, 2013: 121)。自认知隐喻理论问世以来,不同语言间的身体隐喻对比研究方兴未艾。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跨文化和语言的内部身体器官的文化、身体以及语言概念化》(*Culture, Body and Language Conceptualizations of Internal Body Organs across Cultures and Languages*)集中呈现了心与其他人体器官在不同语言中形成的隐喻表征的差异性。其中 Ning Yu (2008: 131-168)对汉英两语言中“心是思维”开展了历时性对比研究,以认知隐喻学为理论框架,推演汉语“心”意象,并运用中国古典哲学,传统医学理论与西方四体液说对汉英“心”隐喻进行跨文化对比分析。Cliff(2008: 75-102)通过描写并分析英语的 heart(心)与马来语的 hati(心)文化脚本,发现英语与马来语中对“心”不同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心理。

血液含有人体维持正常生命体征的必要营养物质,为人体供给氧气,带走废物,是保持人体正

收稿日期: 2022-09-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隐喻学视域中多语种通用辞格认知研究”(21BYY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毅,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隐喻学、认知叙事学与翻译学研究。

引用格式: 孙毅. 汉英“血(blood)”隐喻词簇异同及其体认语言学——文化脚本理据阐发[J]. 外国语文, 2023(1): 31-42.

常运转的搬运工具,与其有关的隐喻类型众多,语料丰富。语料库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使用语料库进行跨语言隐喻对比研究具有优势。一方面,语料库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大量数据,从而增加获取所有隐喻种类的机会;另一方面,语料库也提供了相关的语境,促进对隐喻的理解与阐释(Bosman et al., 2021:8)。同时,语料库也带来语料类型、来源、媒介等语言外的信息,以帮助人们了解使用隐喻的原因(Simó, 2011:2898)。基于此,本文依托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来收集汉英语言中的血/blood 隐喻语料并统计其使用频度,并以此为契机通过体认语言学(王寅, 2014, 2015, 2019a, 2019b, 2020, 2021a, 2021b, 2021c)中的体认性阐释其共性,运用中西方文化脚本(Wierzbicka, 1994, 2002; Goddard, 1997, 2003)诠释其差异,以期更好洞悉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与精细实践。

1 血(blood)词簇隐喻汉英对比共性阐释

作为人类身体中一种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液体物质,血液一方面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另一方面也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其借助隐喻,为人类理解更多抽象的靶域提供近身的认知来源。Lakoff 与 Johnson(1999:22)在其著作《体验哲学》中指出,一个单独的心理意象可以代表整个类别的最高水平,意象所显示的基本层次也是代表整个范畴的心理意象的最高层次。在中国,“意象”一词最早由东汉思想家王充提出,用以指表意的象征物象。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的论述,“意象”一词将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相结合(王寅, 2021c:131)。王寅教授融合后现代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创立体认语言学,提出“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则(2021b:119),认为客观世界经过“反射”进入人的视野,为认识提供原材料,而人以此进行认知加工,“折射”出主观色彩,从而形成意象。根据其核心原则,全世界的语言之所以具有相同之处,就在于全人类共享的“体”。我们面对的世界形态基本相同,身体结构和功能也相同,这决定了世界各地的众多民族会有相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王寅等, 2019:45)。语言必定是“为人参之”的产物,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王寅, 2020:31)。汉英两族面对血/blood 这一相同近身物象,通过自身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将其从具体物质幻化成自身认知印象,并通过各自语言生成与此有关的众多意象。据此可得,汉英血/blood 隐喻意象必然存在相同之处。

作为语料采集的可靠来源之一,字典被认为是文化矿藏。正如 Faccinetti(2012:1)所说,“字典是一座矿藏,它的词汇宝藏囊括了几个世纪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它们是意义和用途的储藏室,读者在看到其词条时,就可以释放“灯精灵”。基于此,本文首先借助词典了解血/blood 基本释义,并推演汉英两种语言中的共有意象。

1.1 基本释义

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李行健, 2014:1494)记载,“血”这一词条的基本意思为流动于心脏和血管的不透明的红色液体,主要成分是血浆和血细胞。在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010:3298-3299)中记录的“blood”含义为 the red liquid that circulates in the arteries and veins of humans and other vertebrate animals, carrying oxygen to and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tissues of the body。可见,两者的基本释义虽一个侧重于血样的样态,一个侧重于血液的功能,却均表明血液是人体的基本物质。

在此基础之上,汉英两族人以血这一具体的事物域为源域,将其源源不断地投射到各种抽象复

杂的靶域中。

1.2 亲属关系意象

由于血液中蕴含有遗传物质,而亲本的性状通过基因序列遗传给子代,因此“血”与 blood 便被赋予了指称亲属关系的意象,从而在汉英双语中衍生出大量用含有血液的词指称亲属关系的相关用法。

在汉语中,血液作为亲属关系意象的词汇丰富,例如血统、血缘、血亲等。“血统”既指由血缘关系形成的亲属系统;也指有共同的祖先关系。“血缘”指家庭和家族成员间因繁殖后代而形成的自然关系。“血亲”即有血缘关系或法律规定视同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以下是在 CCL 语料库中找到的具体实例。

(1) 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2)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余秋雨《山居笔记》

(3)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婚姻法》

血本是一种身体物质,在上述三例中,“血统”“血缘”与“血亲”被用来指示亲属关系,即 A 与 B 具有以共同祖先为特征的亲属关系。

在英语中,类似的表述同样不胜枚举。英语中相同的词有 blood relative(有血缘关系的人)与 blood relation(血亲),现列举两词在 COCA 中的语料:

(4) Although she wasn't a blood relative, the older woman had been like a grandmother to Ainslee and her sisters when they had arrived from Ireland. (Judith Miller, *The artisan's wife*, 2017)

(5) And Waziris are even being asked to betray blood relations, although family ties extend far deeper than national loyalty. (Garcia, J. Malcolm, *Mother Jones*, 2004)

在例(4)与例(5)中, blood 作为名词用来修饰 relatives(亲属)与 relation(关系),从而将其词义范围限定在“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上。可见,血/blood 在汉英双语中均表示亲属关系意象。

1.3 凶残暴力意象

在凶残暴力的活动或行为中,往往出现参与者受伤流血的情况。人们便根据这一经验,将血/blood 与凶残暴力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并表征在相关词簇中。

在汉语中,该类词的典型代表有血腥、血洗与嗜血。“血腥”本意指散发着血腥味,用来形容屠杀或战斗的残忍。“血洗”指大规模的残酷屠杀。“嗜血”用来形容人凶残成性。

(6) 断墙残垣、瓦砾遍地,烟雾中弥漫着血腥,眨眼便成了死亡的废墟! ——《作家文摘》1993

(7) 顿时,被血洗的草原,被掠夺的草原,被践踏的草原,被蹂躏的草原,海海漫漫地在我心头展开了! ——冯苓植《雪驹》

(8) 但是,如果你的祖国,或者暂时代表祖国的人是一个侵略者,是杀戮压迫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人,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这样的祖国,至少在这个时刻是万万爱不得的,爱这样的祖国就是犯罪。——《人民日报》1994

血的基本意义是中性的,但是在例(6)中,由于战争导致大量的人受伤流血,喷涌而出的血液和其独特的腥味从视觉与嗅觉对人造成强烈的感官刺激,并在人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使得“血腥”

一词成为表达残忍暴力的意象。例(7)中,原本绿色的草原布满鲜血,鲜血多到好像水一样渗得到处都是,不禁让人将水洗植入血洗,这种视觉感官和大脑联想的刺激使得“血洗”表达极其残忍的杀戮场面,进而形象地隐喻大规模的杀戮。例(8)中,“嗜”的含义为特别爱好。“嗜血”意味着人看到血就感到兴奋,而流血总是伴随着受伤与疼痛,这使得“嗜血”这种癖好违背人性与道德,因而“嗜血”一词也与凶残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英语中,此类词组在 blood 隐喻词簇中也频频出现,典型代表包括 bloodshed(杀戮)、blood sport(血腥运动)和 blood bath(屠杀)。

(9) There will be bloodshed. And it will end in civil war. (Hobbs, Allison. *One taste*)

(10) And social cruelty was their blood sport. (Pat Booth *Malibu*, 1994)

(11) After the war, there was talk about a blood bath in Vietnam. (*USA Today* 19950714)

例(9)中 bloodshed 本意表示流血,而内战总是不可避免地伤及无辜,甚至使其失去生命,因而该词便表征血腥杀戮。例(10)中,强烈的肢体对抗使得参与比赛的人受伤流血,使人感到强烈不适,给人带来暴力与恐惧感,故 blood sport 表示血腥的运动。例(11)与例(7)类似,都是大量血液覆盖物体表面,视觉上的血腥引起人的心理恐惧与不适。汉英两民族基于此类相同的涉身感受,赋予血/blood 残忍暴力意象。

1.4 辛勤劳动意象

血液作为人体重要的物质运输载体,为身体各组织器官源源不断的运送营养物质。而这些能量与养分往往被消耗在人从事艰辛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过程中。因此,血/blood 便与辛勤劳动建立联系并建构起人类辛勤劳动的意象。

在汉语中,与此相关的词语众多,如呕心沥血、血本与血汗钱。“呕心沥血”形容绞尽脑汁,用尽了心血。“血本”指做买卖的老本,有来之不易,多年来费劲心血累积的结果的意思。“血汗钱”意为辛勤的劳作和劳动成果。三者用法示例如下:

(12) 海,海!是高尔基的暴风雨前的海吗?是安徒生的绚烂多姿、光怪陆离的海吗?还是他亲自呕心沥血地翻译过的杰克·伦敦或者海明威所描绘的海呢?——王蒙《海的梦》

(13) 每逢卖得了一块钱,看见顾客欣然挟着纸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里一顿,在他心里的算盘上就加添了五分洋钱的血本的亏折。——茅盾《林家铺子》

(14) “我们怎么能花你的血汗钱。”石岙带着那种醉汉的和蔼和正义感嚷嚷。——王朔《浮出海面》

例(12)中,“呕心沥血”指呕出心,血一滴一滴地掉落。“心”的本义为心脏。受科技及医疗水平的限制,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所以沿用为脑(mind)的代称,“思”是“心”的主要功能(孙毅,2013:77)。“沥血”源自韩愈《归彭城》中诗句“沥血以书辞”。血作为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低落下来用作墨水以成书,形容创作过程艰辛,需投入大量脑力劳动和精力,故此例形容作家翻译外国作品耗费大量精力,付出辛勤劳动。例(13)中,“血”象征林先生为铺子所投入的本钱与其经营凝聚着自己所付出的精力,即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例(14)中,一方面由于人体薄弱的角质层在长期外力的作用下导致皮肤的部分组织渗出,产生水泡,而水泡破裂后流血;另一方面,持续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使得人体分泌出大量汗液。基于这种身体体验,“血汗”便用来形容经过辛劳付出后挣得的钱。

在英语的“blood, sweat and tears”和“bloodsucker”中,blood 同样被抽象化,用以隐喻人的辛勤付

出。其中在“blood, sweat and tears”中,汗水和眼泪与血并置排列,表征了辛勤付出的意象。而在 bloodsucker 中,吮吸血液被认为是一种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一种行为,而这一行为的施动者便被称作剥削者。以 COCA 中的语料为例:

(15) We put so much, you know, blood, sweat, and tears into this business. (1994 NPR _Morning)

(16) Shouldn't a guy who charges a \$ 10 registration fee for a mass rally think twice before calling anyone a "bloodsucker"? (1995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例(15)与例(14)类似,仅添加 tears(眼泪)一词。人在难过,受委屈时会流眼泪,此处增添的 tears(眼泪)表示人在奋斗中遭受的委屈与心酸,并与 blood(血)和 sweat(汗)一起生动地表示辛勤劳动。例(16)中,“blood”将基本义血液映射成别人的劳动成果,吸取别人血液随之隐喻为敲诈勒索他人劳动成果,因而例中将要求每个参加集会者缴纳 10 美元的人被称作 bloodsucker(剥削他人者)。

1.5 情感意象

从生理角度看,当外界刺激作用于人时,人体也会做出相应的生理反应。血/blood 作为人体重要的基本物质,也是身体一系列生理变化的成员之一,如血液循环加快或变慢。这也使得血/blood 作为源域映射至情感域。这种身体的具身体验使得汉英两种语言衍生出诸多用包含血/blood 的词汇和表达用以反映各种情感变化。

人们在奋力拼搏、力争上游的时候,会感到血脉涌动,鼓足了向上的勇气和冲劲;而在人们的理性大于感性,甚至在做事情、下判断之时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时候,难免会思前想后、不露声色、情感淡漠、冷酷如铁、麻木不仁。因而在汉语中,与此有关的词语主要是热血沸腾和冷血。“热血沸腾”指身上的血沸腾起来,喻指激愤的情绪到达顶点。“冷血”则喻示人缺乏感情。举例如下:

(17) 各路体育健儿在热血沸腾的竞技场上催动汹涌的浪头。——《人民日报》1993

(18) 动物让你感到人是多么冷血多么虚伪多么可憎。——严歌苓《花儿与少年》

在英语中,类似的表达有 hot-blooded(充满激情的)与 cold-blooded(无情的)。

(19) Hot-blooded young men were sent headlong into dangerous missions, but their leaders stayed safe in the pubs back home. (Matthew Teague *Atlantic Monthly*, 2006)

(20) He radiated power, strength, and the cold-blooded ruthlessness of a killer. (Ben Bova *Analog Science Fiction & Fact*, 2003)

在以上四例中,温度范畴也参与人们对性格或品格的描述。热范畴通常表示人们性格冲动,情绪容易发生强烈的变化(高航等,2008:10)。当挑战来临时,随着人体分泌的肾上腺素的增加,人的心跳与血液循环随之加快,提振了身体的兴奋状态,故例(17)与(19)中“热血”与 hot-blooded 均用以表示强烈激动的情感。例(18)与(20)中,“冷”留给我们严寒、冰冷的触觉感受,投射至态度域上与中性或消极的态度相近,表现出对人对事疏离且冷漠的心理感觉(王清来,2020:82)。因而“冷血”与 cold-blooded 用以表示人冷漠,缺乏感情。

1.6 人物意象

为满足人类各项生命活动正常运行,促进新陈代谢,人体内的造血器官每天源源不断产出新的血液。而这些新的血液也为身体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动力。在汉英语言中,均用新鲜血液/new

blood 寓示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新成员。例如:

(21) 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老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22) It's good to have new blood in the group. (Barrett, Colin *New Yorker*, 2019)

年轻人面部富有血色,身体健康,体内造血功能旺盛,因而体内富含大量新鲜血液。故例(21)与(22)中,“新鲜血液”既是年轻人,新成员身体的一部分,同时也以部分指代整体,转指年轻人与团队中的新成员。

1.7 颜色意象

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李行健,2014: 1514)记载,“颜色”一词指视觉对物体的一种感受,是物体因吸收和反射光亮的程度不同而造成视觉产生的不同印象,如红、黄、蓝、白、绿等。人体血液中大量红细胞的存在使得血液呈现出红色,其流动于心脏和血管内。基于相同的生理基础和感知,汉英两种语言中,血/blood 均充当颜色意象,用以表征和血的颜色类似的色彩。

在汉语中,“血红”一词较为常见,用以形容颜色像鲜血一样鲜红。

(23) 现在茫然的进到新房,白得闪眼,贴着几个血红的喜字——老舍《骆驼祥子》

英语中,相关的词语为 blood red(血红)。

(24) What name shall we give to the home of the blood-red slave-makers? (*Angels and Insects* 1995)

血本是殷红色的。追本溯源,汉语文化对红色的情愫源自古代人民对太阳的本能依恋和崇拜,因为烈日如火,其色赤红,给人温暖,与人光明,而温暖和光明又象征着美好与幸福,因此红色就成了“喜庆之色”(孙毅,2009: 134)。故例(23)中的“血红”一词表示新婚的喜庆。在英语中,较为常见的词有 blood red(血红)。而与汉语相对的是,在多数英语语境下,“red”映射暴力、野蛮、警示、危险、罪孽等消极的情感表征,这与古罗马时期充满杀戮与流血暴力的征服意志紧密相连(杨毅,2019: 74)。因而例(24)处的 blood-red 暗指残忍暴力。

1.8 盟誓意象

在有生命的动物体内,血液无时无刻不在流淌。鲜活的血液也随之成为生命力的象征。对于举行盟誓的双方来说,遵守誓言是彼此长久合作的基石,极其重要。人们为了展现自己对誓约的重视程度,常以至关重要的东西作为信物或者见证。中国古人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作为遵从孝道的开始。而血液作为比头发、皮肤更重要的东西却作为了缔结契约的见证,以表人们信守承诺的决心。因而血液的认知图式中产生了盟誓意象。

在中国古代,古人在结盟仪式上通过现场杀牛取血,与盟者将其涂在唇上的方式发誓订盟,因而就有了成语歃血为盟。在英语中,根据《韦氏词典》(<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blood%20oath>)的解释,blood oath 是指两人或多人在盟誓中互相使用或交换对方的血液,泛指非常严肃或庄重的誓言。现列举有关语料:

(25) 当下众人歃血为盟,焚香为誓,决死不负大义。——金庸《倚天屠龙记》

(26) Queerness doesn't hinge on whether you wear high heels or not, or whether you swear a blood oath to commit to one gender only. (*Slate Magazine*, 2019)

血/blood 在盟誓仪式中占据重要位置。古代中国人对血有着特殊的认识。当人们把带着鲜血、

蒸腾着热气的牺牲奉献到神祇或祖先前面的时候,他们心中势必怀揣对血的崇敬之意。世代代的实践,早已使其认识到血与生命之间那种令人颤栗的关系——血即生命(匀承益,1992:20)。在例(25)与例(26)中,血用来表示盟誓双方的生命,即双方用生命做担保,从而表现双方盟誓的决心与珍视。

综上所述,汉英语言中,血/blood从基本的“血液”含义出发,通过隐喻这一认知手段,衍生出亲属关系、残忍暴力、辛勤劳动、颜色、情感、人物与盟誓共计七大意象,其对应的汉英词簇含义也相差不多。汉英血/blood共享隐喻意象可归纳为表1所示:

表1 汉英血/blood相同隐喻意象示意图

隐喻意象	基本意象	亲属关系意象	凶残暴力意象	辛勤劳动意象	情感意象	人物意象	颜色意象	盟誓意象
用法汉例	血液	血亲	血洗	血汗	热血沸腾	新鲜血液	血红	歃血为盟
用法英例	blood	blood relation	bloodshed	blood, sweat and tears	hot-blooded	new blood	blood red	blood oath

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既来源于经验,但又不直接与世界发生联系,现实世界与语言表达由“人”的认知相关联(王寅,2019b:21-22)。语言是人们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王寅,2019a:5),这八个字可进一步提炼成“体认”,“体”突显唯物观,“认”强调人本观(王寅,2021b:117)。该对范畴中,后者由前者决定,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辩证(王寅,2014:66)。“体”指的是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认”是人们的认知加工(王寅,2015:8,2021a)。因而,意象指客观物象经过人与世界的互动体验(反射)与认知加工(折射)后留在心智中的印象,也称“心象”。由于物质世界的相似性,意象也呈现跨语言的共性。作为跨语言的认知方式,人类创造的隐喻必然有很多是相似的,在同一物质世界中会概括出类似的概念结构,进而具有显著的跨语言共性(孙毅,2019:132)。血/blood本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体内物质,隶属于现实世界的范畴,但其参与到汉英两族入日常生活中,诸如血液包含遗传信息、暴力现场的流血、卖力干活时皮破流血、血呈现鲜红色、心情激动时血流加快、新鲜血液给人体带来活力与盟誓上的涂血仪式。在这其中,人不可避免地从事视觉,嗅觉,触觉等角度切身参与血液感知,在一系列互动体验的基础上认识其特性,积累共同点,进行认知加工,据此建立体认参照点,将对血/blood的体验认知投射到语言使用上。

维特根斯坦曾说,人体是人类灵魂的最佳写照。人同此身,心同此心。中西方远祖在肇始语言,尤其是利用有限语言资源来泛化外部宇宙世界和内心情感世界之时,由于均以自己的身体机构、组织和部位出发,不可避免地遵守同样的隐喻路径和逻辑,由此派生出来的身体表达式大同小异的趋近性也就不难理解了。《易经》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类先祖出于方便交流、加强联系的考量和初衷,首先瞄准自己最为熟悉的身体组成部位,将其成为构造和搭建语汇系统最为便捷的原材料库。结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母语使用者都有相近的生理体验和身体感知,从而在生成创造血/blood隐喻时二者产生了大面积的交集和重叠,表1中英汉关于血的相同意象即是有力例证。

2 血(blood)词簇隐喻汉英对比差异性枚举及阐释

隐喻基于身体经验,而身体经验在人类隐喻认知过程中受到文化的筛选和制约,文化对身体结

构、身体经验和身体功能具有解释权和优选权,进而影响隐喻映射的产出(项成东等,2019:51)。在中英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实践作用下,其血/blood 隐喻也出现了分化。针对此类血/blood 隐喻中的跨文化现象,笔者尝试借鉴跨文化语用学中的“文化脚本”这一研究范式,借鉴其蕴含的自然语义元语言(NSM)这一分析工具所体现出的精细化与具体化,阐发汉英血/blood 隐喻差异。

自然语义元语言这一分析工具由 Anna Wierzbicka 提出(Goddard et al., 1994:6)。NSM 研究方法的基本目标是研究意义。其遵循的前提假设为,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构成自己的元语言,从而可以在该语言中以避免技术术语和循环的方式对任何语言的术语的含义进行研究(Goddard, 2002:5, 8)。该工具包括一组大约 60 个语义启动及其相关语法。这些启动在大多数语言中都体现为单词意义,例如:某人、某事、说、做、想要、想、因为、不。尽管其词汇数量较少,但它能阐明特定的文化规范(Goddard, 2004:1212)。

文化脚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澳大利亚语言学家 Anna Wierzbicka 于 1994 年发轫。在此之前,学界主要采用诸如直接性、正式度、面子等术语用来描述不同的交际文化规范。然而,这些术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在使用这类术语时也会为其赋予不同的含义,导致在跨文化研究中出现民族中心主义(Goddard, 1997:184-185)。基于此, Wierzbicka 便提出采用自然语义元语言方法以明确表达文化规则。文化脚本是陈述“说话规则”的一种改进方法,同样兼容于对话语的广泛概括和对个别文化特殊性的关注(Goddard, 1997: 185)。根据《辞海》(夏征农等, 2009:1835)记载,“脚本”是剧本的别称,一般指在排演过程中使用的底本,也指歌剧、舞剧剧本的文学部分。通过采用这一研究方法,汉英血/blood 隐喻的差异可得到细微刻画,并且以脚本形式固定,从而记录文化差异引起隐喻投射差异的过程。

2.1 性格隐喻中血/blood 词素搭配差异

在汉英双语中,尽管血/blood 都被映射到了性格域,即:指精力旺盛,刚强的气息,如汉语中的“血气方刚”“血气方勇”等和英语中的“*He didn't act like a blood all the time*(他的行动总是缺乏刚强气概)”。然而从词素搭配的角度上,二者不尽相同。

就汉语而言,在这类隐喻中,“血”通常和“气”搭配组合为“血气”一词。在中国传统中医学中,气血是人体内重要的两大基本物质,《黄帝内经》中有“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一论述。气与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当气血失调时,人体就会显现相应的病理反应。因此,“血气方刚”便表示体内血气充沛协调,身体康健,精力充足,从而借指阳刚与刚强的性格特点。

而西方人则对此有不同的解读。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在这一学说中,人体内有四种液体,分别为血液、黏液、黄胆汁与黑胆汁。当一个人的血液占比最高时,这类人便有着多血质的气质类型,如性格活泼、充满朝气、勇敢等。在此基础之上, blood 便衍生出刚强,勇敢的引申意象。

2.2 关系隐喻中的范围差异

在汉英血/blood 关系意象中,两者都有最基本也最相近的关系意象,即亲属关系意象。而在其所投射的关系类型上,二者产生了分歧。

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李行健, 2014: 1495)第 3 版的解释,血肉一词比喻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当前文化下,“血肉”一词特指党和群众之间这样的密切关系。如党政公文中经常出现“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四字成语“血肉相连”等。

而在英语中,虽然也有 flesh and blood 这样的搭配组合,但是根据第三版《牛津词典》,其含义有二。其一是指人的肉体,其与人的灵魂相对立;其二是亲属关系。其中,肉体与灵魂这种灵肉二元论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二元论思想。可见英语中,blood and flesh 这一词组已经映射至超越了人际关系这一抽象领域,转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抽象领域——灵肉关系。

2.3 隐喻类型的频度差异

尽管汉英血/blood 词簇隐喻具有七类共同的意象,然而,通过量化分析后发现,二者在频度上存在差异。

将血/blood 输入 CCL 语料库或 COCA 语料库中检索,统计前 800 条语料中出现的文章第一部分 7 类血/blood 隐喻的频次。表 2 为北大 CCL 语料库中“血”前 800 个条目中的血隐喻统计数据。表 3 为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中“blood”前 800 个条目中 blood 隐喻统计数据。

表 2

	频度
意象	334/800
亲属关系	245/334
凶残暴力	37/334
辛勤劳动	35/334
情感	16/334
人物	2/334
颜色	1/334
盟誓	1/334

表 3

	频度
意象	96/800
凶残暴力	40/96
情感	19/96
辛勤劳动	14/96
亲属关系	14/96
人物	8/96
颜色	8/96
盟誓	1/96

由表 2 可得,汉语中“血”的隐喻用法频度较高,达到了 334/800 的比例。在七类血隐喻意象中,其中亲属关系使用频次最高。结合表 3 数据可知,英语中 blood 隐喻占比低,仅有 96/800 的比率。在 7 类血隐喻意象中,残忍暴力出现频次最高。可见,汉语中血隐喻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频次高于英语。此外,汉英双语中最常用到的血/blood 隐喻意象分别为亲属关系和残忍暴力。

究其本源,中美两国语境文化的差异外显了中美两国对血/blood 隐喻的使用频度的异化。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在其著作《超越文化》(1988: 96)中提出高低语境概念。该理论认为,高语境文化下,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低文化语境则恰好相反,即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换言之,在高语境下,双方的交谈主要依靠共有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而在低语境下,谈话双方则主要依靠所使用的语言的含义。作为高语境和低语境国家的代表,中美两国中血/blood 隐喻的频度差异也受各自文化语境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语境中,宗族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宗族,是同一父系的人们群居,有着共同的土地财产与宗庙祠堂,祭祀着同一祖宗,甚至还有共同的墓地等特征的一个血缘群体。所谓宗族文化,是以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全部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周维德,2001:115)。这种文化模式影响使得“血”产生了与亲属有关的隐喻映射。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则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导致该类血隐喻的使用频度低于汉语。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来自

不同地区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使得人们交际时也缺乏了共享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只能借助清晰的语言表达来完成意义的传达(黄钰雯,2017:195)。因此,在血/blood 隐喻意象中,投射半径最短的是凶残暴力意象,最为直观,因而美式英语中该类隐喻意象使用频次最高。

根据《牛津词典》(2010:3319)，“bloody”一词除了有“血腥的,流血的”基本含义外,实际运用中还可用来表示愤怒,生气,震惊或者表示强调等。bloody 一词在澳大利亚英语中使用广泛。句法上, bloody 一词既可做形容词修饰名词,也可用做副词。澳大利亚语言学家 Wierzbicka 对 bloody 一词的文化脚本进行了描写(2001:1194-1206)。

通过自然语义元语言进行文化脚本描写发现, bloody 表示愤怒的情感,并含有反抗色彩。在澳大利亚文化中,由于英语中 f**k, s**t 等词过于冒犯,会话中使用这类词语包含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抗,因而 bloody 一词也成为有关词语的替代品,兼具叛逆性。同时, bloody 的语义也得到进一步扩展,用以描述内心的某种感受,其所具有的叛逆性仍保留其中。

在文化脚本中, bloody 一词均隐喻情感意象,表示愤怒或内心的某种感受。与汉语不同的是, bloody 的英语文化脚本中还包含了一种叛逆,一些传统价值观的反抗。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文化脚本则推崇仁义礼智信,要求人们用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以上论述的汉英血/blood 隐喻差异归纳如表 4 所示:

表 4 汉英血/blood 隐喻差异示意图

隐喻差异	词素搭配差异	血肉/flesh and blood 投射范围差异	频度差异		文化心理差异
差异汉例	血+气	密不可分的关系	“血”隐喻出现频度: 334/800	亲属关系频度: 245/344	∅
差异英例	∅	灵肉关系	“blood”隐喻出现频度: 96/800	亲属关系频度: 14/96	叛逆,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抗

结合上述分析,汉英血/blood 隐喻在其各自文化脚本影响下出现分化。在性格隐喻中,汉语“血气”一词遵循了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中的气血调和,身体康健的文化脚本,而英语用 blood 一词隐喻性格,则是运用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这一文化脚本,将血转化成刚强,勇敢性格的象征。“血肉”一词着眼于两种人体物质间紧密的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脚本下,投射到党和群众的关系域。而在西方哲学二元论的文化脚本运行下, flesh and blood 推演成与灵魂对应的肉体,表示灵肉关系。此外,汉语“血”隐喻实践遵循高语境表达这一文化脚本,其运行导致使用频度得以提高,宗族文化这一文化脚本刻画出高频度的“亲属关系”隐喻意象;对比美式英语,在大量移民所带来的追求简单、清晰表达的文化脚本运作下,其语言中 blood 隐喻呈低频使用。在澳大利亚英语中, blood 受当地文化脚本作用,用以表示内心的愤怒或其他感受,并借此表示说话人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而汉语所含有的传统儒家思想的文化脚本则将其规避。可见,汉英迥异的文化脚本作用于汉英两族文化心理,运行于血/blood 隐喻,使其投射与使用分流,从而呈现出跨文化的隐喻差异。

3 结语

本文借助 CCL 语料库和 COCA 语料库提取与血/blood 有关语料,分析其蕴含的血/blood 隐喻,

发现了它们所属的意象类型,并从共性与差异性两方面逐一阐释原因理据。

本研究发现,在共性方面,汉英血/blood 隐喻存在七大相同隐喻意象,分别为亲属关系、凶残暴力、辛勤劳动、情感、人物、颜色与盟誓意象。针对相同点,笔者以体认语言学作为理论依据,探究汉英两民族对血/blood 进行的互动体验与认知加工机制,从而阐释其体认机理。在差异性部分,笔者借鉴文化脚本具有的具体性与细微性,从词素搭配、隐喻投射范围、隐喻频度等方面加以阐释,并结合汉英两民族的文化意蕴与文化实践深究其差异性来源。结合以上研究,笔者发现汉英血/blood 隐喻意象具有高度一致性,血/blood 均用于表达抽象的概念、情感和与血特征相似的物体。其差异部分主要由汉英不同文化实践与文化心理所导致,但两者总体上同大于异。

诚然,在本研究中,笔者未能将所有汉英血/blood 隐喻意象穷尽式列举并进行比较分析,且主要聚焦在现代汉英语言中血/blood 的隐喻分析。故在后续研究中,还应关注其他存在的隐喻,并从历时性角度探究汉英血/blood 隐喻发展变化路径,以期厘清更宏观的身体隐喻词簇的拓展路径贡献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 Bosman, N. & E. Taljard. 2021.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Blood Metaphors in Afrikaans and Northern Sotho [J]. *Language Matters* (1): 3-29.
- Facchinetti, R. 2012. Introduction [G] // R. Facchinetti. *English Dictionaries as Cultural Mines*.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1-7.
- Goddard, C. 1997. Cultural Values and “Cultural scripts” of Malay (bahasa melayu)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 183-201.
- Goddard, C. 2002. The Search for the Shared Semantic Core of all Languages [G] // Goddard, C., Wierzbicka, Anna. *Meaning and Universal Grammar: Theory and Empirical Findings, Vol. 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5-40.
- Goddard, C. 2003. The Ethnopragsmatics and Semantics of “Active Metaphor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7): 1211-1230.
- Goddard, C. & A. Wierzbicka. 1994. *Semantic and Lexical Universals: Theory and Empirical Findings* [M]. Amsterdam: Benjamins.
- Simó, J. 2011. Metaphors of Blood in American English and Hungarian: a Cross-Linguistic Corpus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 2897-2910.
- Lakoff, G. & M. Johns.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evenson, A. 2010.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M].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rifian, F., Dirven, R., Yu, N. & Niemeier, S. 2008. *Culture, Body, and Language: Conceptualizations of Internal Body Organs acros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M].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Wierzbicka, A. 1994. Cultural Scripts: A Semantic Approach to Cultural Analysi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G] // L. Bouton & Yamunu Kachru. *Pragmat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 1-24.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Wierzbicka, A. 2002. Australian Cultural Scripts-Bloody Revisited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1167-1209.
- 高航, 严辰松. 2008. 汉语温度图式所衍生的概念隐喻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 7-12.
- 勾承益. 1992. 从“歃血为盟”看华夏崇拜 [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6-20.
- 黄钰雯. 2017. 中美高低语境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J]. *青年文学家* (33): 195.
- 霍尔·爱德华. 1988. 超越文化 [M]. 居延安, 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 李行健. 2014.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M]. 3版.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孙毅. 2019. 当代隐喻学的理论范式构念 [M].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 126-134.

- 孙毅. 2013. 人体隐喻的多义路向推演——从“头(head)”说起[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21-124.
- 孙毅, 王薇. 2009. 英汉颜色隐喻对比视阈下体验哲学与文化特异性的交互阐释[J]. 大连大学学报(4):133-137.
- 孙毅, 杨秋红. 2013. 跨语言“心”(heart)多义图谱的认知功能说略[J]. 外语学刊(5):75-79.
- 王清来. 2020. 汉英温觉形容词“冷/cold”通感隐喻对比[J]. 现代交际(11):81-83.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6):61-67.
- 王寅. 2015. 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体认语言学之学术前沿[J]. 外国语文研究(2):2-11.
- 王寅. 2019a. 体认语言学之语言哲学分析(续)[J]. 外国语文(5):1-7.
- 王寅. 2019b. 体认语言学发凡[J]. 中国外语(6):18-25.
- 王寅. 2020. 歇后语的体认性——基于体认语言学的思考[J]. 当代修辞学(5):29-36.
- 王寅. 2021a. 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以体认参照点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3):3-15.
- 王寅. 2021b. “融合”为创新的常用之法——作为两股西方学术思潮结合之果的体认语言学[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12-119.
- 王寅. 2021c. 体认翻译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寅, 王天翼. 2019. 基于体认语言学的英语语法教学[J]. 外语界(1):44-52.
- 夏征农, 陈至立. 2009. 辞海[M]. 6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项成东, 石进. 2019. 从体验认知视角看身体、文化与隐喻之关系[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45-54.
- 杨毅. 2019.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色彩词“红/red”的隐喻对比研究[J]. 语文教学通讯(8):72-74.
- 周维德. 2001. 宗族文化与农村现代化[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15-116.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Metaphorical Morphological Clusters of “Blood”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Motivation Analysis of Embodied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cripts

SUN Yi

Abstract: Metaphor is a universal and unconscious cognitive way of human beings. Lakoff and Johnson's monograph *Metaphor We Live By* published in 1980 marks the birth of cognitive metaphors. The body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undation for human beings to understand and perceive the world. The human body metaphor produced run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cognition. Blood is an important nutrient of the human body. The metaphors of blood as their source domain exist extensively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is study employs CCL and COCA corpora to collect the corpora involving “blood” and its metaphorical morphological clusters. Based up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blood metaphors, and conducts cross-languag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combined with cultural scripts.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ese and English blood metaphors share seven images, including kinship, cruel violence, hard work, colors,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delicat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scripts such as morpheme collocations, projection ranges and usage frequency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t is attempted to employ this case to promote the overall comparative study of cross-language overall human body metaphorical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gnitive metaphor; blood metaphor;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ltural script

责任编辑:冯革